

參見英雄！！專訪黃英雄老師

整理／董洪鈞 會訊執行編輯

以下訪問者（會訊執行編輯）簡稱「編」；
受訪者（黃英雄老師）簡稱「黃」。

編：首先感謝老師接受耕莘會訊的專訪，我們話不多說，直接進到訪問的第一題；第一題會有點長，因為要向讀者介紹一下老師，也為今天的訪談暖個場。



· 太極拳課——最左邊為黃老師

老師今年 61 歲了，自小學習武術，從一般的鄉下把式、對棍、各式兵器，到成為陳家溝陳氏太極拳的第十九代傳人，並自立結合通臂擒拿術的無漏太極拳為鍛鍊目標；大約 38-40 歲時，開始致力於電影、舞台劇本、武俠小說等文學的創作及演出，得過許多國家級的獎項，並將武術運用在戲劇表演中，文武相融開創了新局面；老師近幾年則投入武術、劇本創作、電影賞析等教學課程，每週固定在國父紀念館、台北市立圖書館開電影賞析講座，頭銜更是從耕莘實驗劇團藝術總監、耕莘青年寫作會祕書長兼理事長、金馬獎評審、警專戲劇老師、中正大學中文系客座副教授、國立藝專武術指導老師到台灣編劇藝術協會理事長，且對於佛學、哲學都有深入的研究……以上我念了這麼多，還只是老師人生經歷能寫成履歷的一小部份！由此可知老師的人生是多麼的精采豐富且具有傳奇性，第 11 屆台北文化獎得獎專輯形容老師：「黃英雄，就是這麼一個把藝術實踐得很生活的哲學家。」，而我個人覺得更貼切的形容就是「一代儒俠」。所以我想請問老師，老師一路走來追求或堅持的目標、信念是什麼？

黃：我會把股票的三波段理論放置到我的人生中，夠仔細看的話，可以發覺大概每十年會有一次大的轉變，我的想法就是我必須在每一次的波浪中超越上一次的波浪，沒有的話這一生大概也到臨界點了。剛才提到我有很多頭銜，以及武術、文學、佛學、哲學方面的成就，我都把它看成「生活」。學武是種機緣，我不把它當作一項具體的成就，而是自我毅力的展現；其實我原本很懶，有一陣子光寫劇本都沒教課，但一天半夜四點鐘我突然醒來，夢到松山裡一個石刻山神像，我睡不著就一路慢跑到那裡，回程經過國父紀念館，從此 30 多年來我每

天五點半起床在這教課，順便自己運動，颱風天、星期天照常進行，我把它當成生活，就像三餐中的一餐，所以不會很累；而且我像「水」，水流到哪我就做到哪，不強求，當時台北前二大的耕莘劇場因為 921 地震拆除，十年心血就這樣沒了，真的很傷心，但我傷心個十幾天就決定重新出發，轉戰電影講座，不過我可以告訴你，我大概又要轉行了。講到機緣，我手上的戒指是很年輕時一個菲律賓神父送的，裡面用拉丁文刻著——寬容、道德、博愛，當時彼此不認識，只是聊得投機就把戒指送給了我，從此我戴在手上，雖全神致力於佛學，一生行事卻都與天主教有關，不是很神奇嗎？頭銜只是錦上添花，我做的其實比帳面上多得多，像中華民國愛心慈善基金會以及很多地方請我去當理事長，台灣影人協會請我當執行長，我都只是默默的幫他們做、推動，早期中華民國導演協會窮得連一台冷氣都沒有，我跟朋友幫他們策劃一檔舞台戲，由台灣電影明星來演，結餘三、四百萬，這樣幫他們籌錢。台北文化獎我會比較注意，是因為與我的生命過程有較密切的關係，得獎原因我想是「我總是在做沒人做的事」，像為耕莘開辦劇場和劇團，為腦性麻痺兒童免費寫劇本讓他們上台演出，以及在啓明圖書館為盲胞說電影……我覺得我是有任務來的，以前神父介紹我與傅佩蓉認識時，說：「我（指黃老師）是上帝派來的。」，我不是教徒，但我點滴在心頭。

編：非常謝謝老師的回應，也連帶回答了下面幾題。那我想請問老師，老師是如何與電影、戲劇建立起如此親密的關係，又認為一部作品最重要、最吸引人的元素是什麼，能歸納出一個普遍性的結論或是因人、因作品類型而異？

黃：跟戲劇結緣，主要因為我是國立藝專戲劇系畢業的啊！小時候我跟一個同學參加畫圖比賽常得獎，就相約將來一起投稿師大美術系，不過後來都失約了，他唸逢甲土木，我則唸戲劇，因為我發覺我本身興趣不只這樣，譬如說我喜歡音樂、雕刻、寫作，只要是美的東西我都喜歡，但是哪一個才是我生命中所要追



· 2005 年以書讀心文藝營

索的東西？或是能把這些都涵蓋在其中？我想大概就是戲劇了。作品最重要的

元素，我覺得就是「詮釋」，一種新的詮釋，其實人生百態，萬變不離其宗，都是在講「人」的事情，問題是你怎麼看待它、呈現它，是與眾不同還是順著別人已經詮釋過的角度走，後者我認為就是抄襲，這篇作品不應再討論，甚至要從新角度撰寫；例如「羅生門」，2003 年金城武拍了部類似主題的電影，雖然有新的詮釋卻無法真正超越原作，黑澤明的鏡頭現在看來很平凡，但這種形式後人再怎麼拍也很少能超越，因為它的形式已經用的非常非常的滿，它的意旨、詮釋當時就已經用的非常極致，再加上芥川龍之介小說原有的獨到見解，所以各種文本的詮釋都必須創新，創新說來簡單，但也離不開「人」的本色，就像 20 世紀末發明了「3D 動畫」——讓卡通立體化，當時製作小組想拍一部驚天動地的作品，不斷開會、開會，得出的結論是要拍「人的故事」，就是「玩具總動員」，藉著把人的性格投射到玩偶身上產生互動，做新的詮釋，之後的冰原歷險記等等，也脫離不了重新詮釋「人」的範疇。

編：謝謝老師跟我們分享。我想請問老師，老師出生於高雄，為什麼會選擇台北作為發展根據地，當初又是什麼機緣來到台北的；現在兩岸文化交流逐漸熱絡，老師是否會想往大陸那邊開拓發展？

黃：當初是因為父親工作所以在高雄出生，小學一年級搬到新營，之後又再搬到嘉義，求學階段大部分是在嘉義度過的，後來唸國立藝專就來到台北，畢業後自然就在台北發展下去，這也是機緣啦。對岸的東西有他們的優缺點，早期我就明白，如果那時我過去寫劇本，會



· 2004 年秋劇本創作班

變得非常有力量，因為大陸那時的劇本發展非常緩慢，但是千萬別接古裝戲，因為他們的古裝戲強太多了；我沒有去是因為台灣已經太可愛了，有太多太多的元素值得我去做，都做不完，像今年年初人事行政局請我去各地演講，這種講座對公務員來說是營養學分，大部分去了就是在大廳裡打瞌睡，但我這次講完，發現前面四排好幾個人正在擦眼淚，因為我講的是很感性的東西，主持人還跟我說：「黃老師，你下來講他們都沒人打瞌睡，真是一項奇蹟。」，他們回去之後也陸續再邀我去演講。沒有去大陸也因為我沒有積極跟他們交流，他們

自然也不會來聘請我，我不會刻意去追求什麼，我著眼的是我能做什麼，台灣裡面值得我去做的已經太多了，當然年紀大一點，教武術、講電影慢慢有人能接手的話，也許那時我會過去，但我不強求。

編：好的，那我們進到最後一題。老師除了眾所周知的文學、武術、佛學、哲學等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詣，是否還有隱藏的特殊專長，例如樂器、圍棋、書法等，或者近年是否有想培養新技能，以及為什麼選擇該技能；另外，我們曉得老師近年創作似乎比較少，是否打算累積能量寫一部人生的大作，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體裁或相關消息？

黃：我會的東西很多，你剛才提到的我都會，像樂器，我會彈鋼琴、吉他，還會拉小提琴，鋼琴是自學，小提琴則是當兵時買支小孩子用的小提琴跟人學的，我最喜歡拉那首羅密歐與茱麗葉的「殉情記」；另外像歌劇、平劇、古董等等，我都有有一定的涉獵，我只能說全世界任何一種東西裡面都有他生命的力量，我可以看到的我都覺得他很可愛。說近幾年創作比較少其實不然，我有寫歌仔戲劇本，寫了十幾部，原本預定是一百部，但 2000 年後我開始講電影、寫影評，每一部電影寫 3000 字，每年創作 30 多萬字，已經出版 10 本影評，裡面包括了 4、500 部電影；但說累積能量也是對的，我有打算寫個「生命四部曲」，加起來是百萬字小說，第一部「羅漢腳」已經寫成歌仔戲劇本，第二部是寫日據時代的「我有兩個丈夫」，我曾在民視裡寫成劇本，第三部曲是「生命的拷貝」，曾經以 10 萬字中篇小說在聯合文學獎中進到決賽，卻被白先勇以「我之所以把這篇刪掉，是因為這個作者對日本太了解，了解得令人厭惡。」為原因淘汰，我覺得對我不公平的。我未來會朝什麼方向進展？我想我會與世無爭的進到「唯識學」（源自唐玄奘與弟子窺基和尚合著的「成唯識論」）領域去，現在已經在中正紀念堂開課，座無虛席，將來整理好應該也會寫本書，但這些都要等生命四部曲寫完後才會真正實踐吧！

※小編後記：此次專訪雖然在問答的節奏上與預定有頗大的差距，且因版面關係做了相當程度的精簡，但從黃老師的回答中，仍可清楚的看到老師在面對人生抉擇時所下的判斷與態度，值得反覆咀嚼，相信必有收穫。未刪減版專訪聽打文字檔，請見耕莘網站www.tiencf.org.tw。